

张家界市林业局“爱鸟护鸟有奖征文”银奖作品



我回到斗篷山下的老家时，恰逢清明。那由亿万根晶亮的雨丝织就的绿网，正从层叠的山林间垂落，细密地缠绕着这片被八大公山原始森林环抱的村庄。

爷爷留下的木房子，老得木头纹理都成了深褐色。宛如一本被岁月反复摩挲的旧书，被雨丝细细地捆绑，又一寸寸解开。檐下似乎多了两个燕子窝，堂屋的风车和蛛网、旧时光纠缠在一起，缄默相拥。

我推开吱呀作响的后门，想看屋后的油桐是否开了花。目光却猝不及防地撞进角落里一个废弃多年的鸡窝，那里，竟然住进了两个新“房客”。

信任

那是两只猫头鹰。灰林鸮。它们的羽毛几乎与老屋斑驳的木板墙融为一体，若不是那两双在昏暗中如琥珀般发光的眼睛，我几乎就要错过这对猫头鹰夫妇了。它们蹲在旧鸡窝中，悠闲得如同在自家客厅。稍大的那只应该是雌鸮，圆瞳如两枚远古的金币，冷冷地盯着我。小一点的那只脖颈骤然扭过半圈，带着雄性捍卫领地、不容置辩的气度。它们身上，干草窝深处，隐约躺着三四枚月光般乳白的卵。

我微微颌首致意，算是和新房客打了招呼。然后轻轻退进房间。一种沉甸甸的、近乎神圣的暖意，瞬间裹住了我。

我是一名动物爱好者。我知道，它们选择了我家木屋一角来孕育新生命，并非单纯地占用，而是来自森林深处最珍贵的信任。

假期变得有趣起来。女儿们给这对夫妻取了好听的名字，公鸮叫憨憨，母鸮叫果冻。

每天，我们轮流趴在窗边，用玩具望远镜观看它们的一举一动，仿佛正在监拍一部家庭版的《动物世界》。憨憨总在黄昏准时离去，翅膀切开暮霭，无声无息。果冻则用全部的身躯覆盖着那四枚卵，神情专注。

可惜假期太短。临别那天早晨，小女儿赖在窗前不愿挪步。我蹲下身，轻轻拍了拍她的背：“等‘五一’回来，它们肯定还在这儿等着我们呢。”见她眼眶里蓄着亮晶晶的东西，我故意挺直背，摆出专家的样子：“妈妈查过资料的！灰林鸮，四月初才开始认真抱窝孵蛋。所以算算日子，果冻和憨憨来咱家还没几天呢。要足足三十天，小家伙们才会破壳出来呢。”

回城后，家里所有的话题，三句不离果冻和憨憨。大女儿不止一次“控诉”：“妈妈，就不能给它们装上监控吗？现在连宠物店都给仓鼠开直播了！”好不容易捱到“五一”假期的前一天傍晚，两个女儿一放学就一左一右围住了我，嚷嚷着要连夜回斗篷山。

刚走进院子，一声凄厉的尖啸撕碎了夜幕从屋后传来，仿佛有人攥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钝锯，在一块生铁上来回拉扯。

我飞奔到鸡窝边，打开手机灯，只见一只野豹猫，正叼着一枚露出黑色绒毛的卵，见我，倏地钻进林子跑了。鸡窝里，果冻张开翅膀死死护住身后的三枚卵。它胸前是一道狰狞的伤口，皮肉粗粝地外翻，像被撕破的绒布口袋，隐约露出体腔内未消化的鼠骨残骸。

血，正一滴、一滴，砸在干燥的稻草上。血珠在草秆上停顿一瞬，便飞快地洒开，只留下刺眼的红。

三步开外，躺着被咬穿脖颈的憨憨。散落一地的羽毛和猫毛证明它曾英勇地战斗过。那双曾映照过无数星辰的金色眼眸，空洞地望着八大公山黑沉沉的夜空……

我大脑一片空白。所有学过的急救步骤、动物知识，在这幅血腥的景象前，无论如何也拼凑不起来。只剩下最原始的母性的本能，在体内咆哮。

我轻轻靠近果冻，它的喙无力地张开着，发出“呼呼”的漏气般的声音。看向我的眼神里，没有愤怒与恐惧，只有一种近乎虔诚的哀求，好像在说：“请帮帮我。”“别怕，”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轻得像在对一片羽毛说话，“我一定救活你。”

女儿们哭着取来医药箱。我用棉签蘸上络合碘，轻轻地擦拭它的伤口。当棉签触碰到伤口时，它还是剧烈地痉挛了一下，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咕噜声。每擦拭一下，它的肌肉就抽搐一次，我的心，也跟着漏跳一拍。

在两个女儿的帮助下，我开始了一场外科手术。

我不是兽医，我缝合过最复杂的伤

口，是志愿者实践课上被麻醉的兔子。但果冻的状态等不来一个真正的兽医。

拿起那枚用酒精反复擦拭过的弯针和羊肠线时，我的手抖得厉害。针尖刺入果冻皮肤的瞬间，师兄笔下那个抱着被砍倒的巨树痛哭的林业干部，忽然清晰地出现在我脑海。那份眼睁睁看着生命慢慢逝去却无能为力的巨大悲怆，沉沉地撞进我心里。曾几何时，我们砍伐、垦荒，粗暴地撕碎自然的肌理。而此刻，我指间牵引的羊肠线，正以一种微小到近乎徒劳的方式，试图缝合这巨大创伤的一隅。这根线，缝的是果冻的伤口，又何尝不是缝合我们与自然之间，那道深深的裂痕？

伤口终于缝合完毕。果冻虚弱地伏在鸡窝里，气息微弱。而那三枚幸存的卵，在它的羽翼下，温热如初。它的孩子，这几天也许就会啄破蛋壳了。

我向在林业局工作的师兄求助。电话那头，他沉默了片刻，郑重地说：“野生动物不喜欢被改变食谱。试试去溪边找点小鱼小虾，或者捉些飞蛾。如果找不到，就去镇上买点新鲜兔肉，切成细条喂它。”最后，他特别嘱咐：“整个过程，要记得客观地记录下来，未来可能成为保护它们的一份参考资料。”

我将新鲜的小鱼放在鸡窝边。它试探着，一次、两次，终于啄起，慢慢咽下。喉间警觉的咕噜声随之平缓。那是一种将生命交付于陌生人照料、最初的妥协。

第三天的一个清晨，窝里传来了极其轻微的“笃笃”声。那声音很轻，像露珠从叶尖坠落，却足以让守在一旁的我和果冻同时屏住呼吸。第一只毛茸茸的小脑袋顶破蛋壳，湿漉漉地、颤巍巍地探了出来。果冻垂下头，喙尖轻轻地、一遍又一遍，替它梳理那撮还裹着胎膜的细绒。这时的果冻，伤口还没结痂。

晨光穿过屋檐，为它们镀上一层淡金色的光晕。看着这劫后重生的奇迹，我不禁泪流满面。我与果冻，在无意间签订了一份关于生命的契约。

三个小家伙，像三只灰绒球，一天一个模样。它们张着巨大的、似乎永远也填不饱的嘴，发出细弱的“唧唧”声。果冻不再回避我们，小女儿递过肉条时，果冻会先凝视孩子清澈的眼睛，再缓缓低头啄食。

假期结束了，果冻的伤口才开始结痂，小鸮的名字也没想好。可女儿们又该离开了。

这次，我留了下来。

每次推开房门走向鸡窝时，果冻都很安静，我感觉它能认出我。果冻的伤口愈合得很快，一个星期后，它便能外出捕猎了。我也揣着一万个不放心，离开了老屋。

一个月后的端午，我踏着暮色，再一次回到了斗篷山。

当我拿着准备好的肉干，迫不及待地推开门，木屋的角落，却只剩下空空的鸡窝和几片灰色的羽毛。

它们飞走了。我的胸口骤然一空。一边为小鸮能回到森林感到高兴，一边又为自己未能亲眼看到它们飞翔而感到遗憾。

天，就在我浑浑噩噩的胡思乱想中，黑透了。

突然，屋后的林子里，传来了一声清晰的“咕——咕——”

是灰林鸮的叫声！

我的心猛地一跳，难道是……果冻？它带着孩子们回来了？

我屏住呼吸，那叫声却停下了。正当我以为是错觉时，“咕——咕——”又一声响起，比刚才更近了些，仿佛就在油桐树的枝丫间。

我一把抓起桌上的手电筒，踮着脚跑向屋后。雪亮的光柱刺破黑暗，颤抖着扫向屋后那片熟悉的林子，扫过鸡窝上方的屋檐，扫过每一根可能停驻的枝头。光柱所及，只有树叶的婆娑，没有灰色的身影，没有琥珀色的反光。

“果冻？”我试着轻轻呼唤，声音干涩得像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回答我的，只有远处山林更密集的“咕咕”声，此起彼伏。那不是一只，而是一群灰林鸮，在夜幕降临时开始了它们的合唱。

果冻没有回答，它和它的孩子们，早已成为这合奏里再也无法单独辨认的某个音符。忽然想起师兄叮嘱我认真记下的那份救助笔记，心底便重新升起一股温热而坚实的希望。

或许，在明年，油桐开花的时候，它就会回来。

为自然遗产注入文脉灵魂

——档案大家杨冬权的张家界之行

□ 杜康乐

新年的第三天，张家界迎来了我国档案领域的权威专家杨冬权先生。他专程赴张家界参加王氏家谱颁谱庆典。我与主编、召集人交谊深厚，受邀前往接机。初识杨先生，干练儒雅，和蔼可亲。入住时他提出将商务套间换为标间，身为部级干部，作风低调俭朴，令人敬佩。入房后他先请我们就坐，细节之处更显修养。

我们既是同龄人，又同为恢复高考后首批考生，且都有十余年文秘工作经历，交流十分投缘。我深感他是一位有抱负、有担当、有情怀的学者型领导。我向他介绍，张家界是世界自然遗产，不仅是张家界人的，也是全国、全人类的，当然也是所有杨家人——尤其是听到还有以峰墙闻名的杨家界，他更添欣喜。于是我特意邀请他庆典后前往考察。

晚餐前，他执意等待后续赶来的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院的魏院长一同用餐，这既显尊重，亦为接待减负。直至晚上八点，众人才共

进晚餐，相聚甚欢。

1月4日的颁谱庆典隆重而富地方特色。杨先生在讲话中阐述了家谱文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家谱并非封建产物，而是人类共同的文化现象，早在母系社会就已出现，各民族、各国皆有传承。家谱是家族档案，是百姓史、大众史、人民史，对延续文脉、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多年来致力为家谱修撰正名，此次讲话情理兼备，引人共鸣。

1月5日，我们如约陪同杨先生上山考察。沿途谈及武陵源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实施的禁伐退耕、免征农业税等举措，他敏锐指出：武陵源有全国免除农业税第一区、退耕还林第一区等多项“首创”，这些珍贵史料应纳入国家记忆。他称赞这是张家界人敢为人先的生动体现。在森林公园，杨先生对黄石寨、袁家界等景观赞叹不已，尤其钟情杨家界峰墙，在标识

旁频频留影。他不仅赏景，更关切保护。下午四点，他匆匆下山，赶赴永定区合作桥乡考察抗日保台名人王正道故居，在墓前鞠躬并严谨宣读碑文，强调历史评价须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务必实事求是。

1月6日上午，原定游览行程被他婉拒，转而前往市档案馆，就早期农业税减免、退耕还林史料及王正道相关档案进行交流。杨先生务实亲切，先察看办公区与库房，才听取汇报。应我之请，他结合实例畅谈档案工作的资政价值，指出档案事业历久弥新、大有可为，令在场者深受启发。

杨先生张家界之行时间虽短，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一位档案学家严谨治学、求真务实、资政为民的担当与情怀。此行不仅为张家界增添了历史文脉的厚重，也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学术启示与精神映照。

澧水，澧水

□ 胡家胜

河流是一条能奔跑的路  
——题记

一

我一直在你身边  
你一直在我梦里  
我想重回你的源头  
和你一起再次出发  
抑或伏下身去  
再亲一口最初的那只奶头

我一直相信  
人是水做的骨肉  
我是你身上分娩出的精血  
一滴克隆后的血液  
放大成远山的松涛与瀑布  
和门口隆起的麻石台阶

你就那么从从容容流来  
从八大公山从芭茅溪从七眼泉  
从万山峡谷从三千奇峰  
从血门沟从苦竹寨从阴门岩  
从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个日子里  
从鱼鳞般灰色屋脊的炊烟里  
从阳雀声声的呼唤中  
浩浩泱泱  
奔流而来，奔流而来  
澧水，澧水，澧水……

二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流  
我一直相信河流是有灵魂的  
相信祖父的灵魂一直存在  
一张扇形木排挽成的死结上  
那年河水陡涨的早晨  
祖父从水里捡回一个赤裸的女人  
这个后来成为我祖母的女人  
目光深情地望着远去的河流  
等待一个熟悉淡远的背影

在我枯瘦如柴的童年  
祖母说我的魂魄顺着河水走了  
她拿着一枚鸡蛋和一柄捞斗  
把我带到蓼花怒放的河湾  
然后大声呼喊着我的乳名  
山娃儿，回来啊  
山娃儿，回来啊

此时，群山回应  
此时，蓼花灿烂，残阳如血  
此时，所有的喧嚣都归于寂静  
捞斗里的那枚鸡蛋突然吓了一跳  
我的心脏重重地遭受一击  
一只嘎嘎鸟飞过我的头顶  
兴奋地抖动着尾巴  
嘎嘎，嘎嘎  
一颗露珠掉进了我的眼里

我在奶奶的喊声中长大  
长成了排客的后裔  
习惯打着赤脚光着膀子露出胸肌  
习惯把力量使在排篙上  
习惯把排篙狠劲地戳进岩穴里  
连同我的身体也戳了进去  
排篙如弦，木排似箭  
从我张开的身体里射出  
像抽走了我充满钙质的骨头

三

我的祖先们安详地坐在神龛里  
享受着被香烟缭绕供奉的幸福

那种样子如梦似幻朦朦胧胧  
看起来可笑也很舒服  
堂屋里的摆手舞围着火盆越跳越圆  
鼓点和脚步越来越欢快越来越急促  
阳戏花唱过了初八唱十五  
龙灯虾灯蚌壳灯舞了上游舞下游  
正月里的河流风俗成一幅画  
走村串寨的背篓装满了春天的祝福

清明的河流一路低头呜咽  
岸边坟头的纸幡像无数只惊鸿  
风中凌乱一身的羽毛  
桃花朵朵，随水而流  
地米菜蒿子把带着泥土的腥气  
不约而同地从吊脚楼里飞出

五月的河流涨满了激情  
湿漉漉的河风夹着许多艾香  
戴着竹斗笠的女人  
踩着唐诗宋词里的露水  
绿色的粽叶写满抒情  
长长的木排走不出多情的雨季  
六月六，祖母晒红红绿绿的嫁衣  
也晒黑得像夜暮的寿衣  
一双灰色的眼睛望着天空

河流冲积形成河湾  
土地如一个丰乳肥臀的女人  
两岸稻子开始扬花灌浆  
继而开始撒籽开始丰满开始金黄  
上坡上，苞谷披头散发长势喜人  
苞谷林迎风摇曳，叶片沙沙作响  
野猪猴子狗獾开始蠢蠢欲动  
八月的河流从男人的酒碗里流来  
从散发栀子花香的女人身上流来  
从岸边金色的草垛下流来  
从竹林里两只鸟儿的歌声中流来

四

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城市和村庄  
几千年来人们选择逐水而居  
河流是孕育生命的羊水  
所有痛苦和爱在这里撞出回声  
在水中激荡回旋

一朵云从古老的木纹中飘来  
穿草鞋扎头帕别弯刀走崖的男人  
穿边胸衣戴银耳环背水罐的女人  
水麻草鞋对襟褂伐木汉子的斧头  
叮叮当当敲击着树木和崖壁  
女人热烈的山歌撞击汉子的心扉  
远山的盘木号子沉闷高亢  
远山的苞谷酒一点就着火  
一个人总走不出父亲胸前那片风景  
一个人的灵魂像受挤压的河水  
艰难地呻吟前行

走水路走码头走口岸吃水上饭  
排佬们把脑壳像酒壶系在裤腰上  
把桐油生漆药材煤炭和木材  
从上游运到下游  
然后四脚趴地做一回纤狗子  
背着纤绳吼着澧水号子  
把一条装满盐巴装满布匹  
装满香烟花火胭脂水粉的木船  
从澧津津市石门拉回到南门口码头  
然后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然后醉眼朦胧哼着俚俗的小调  
走进望江楼砌一壶老茶  
听一回小桃红一枝梅的花灯渔鼓  
然后对着南门口天门山  
发病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罕见的通才，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被誉为“百年难见的人物”。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并列为清华百年四大哲人，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位读书破万卷的大学者，一生以学术为使命，与书为伴，那些泛黄的书页之间，藏着一桩桩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往事。

一九三〇年的北平，秋风萧瑟，西山红叶虽艳，城内已寒气逼人。一日午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里，几个学生埋头于线装书中，偶尔翻页的沙声清晰可闻。这时，门口走进一位身着旧蓝布长衫的老者，胸口磨得发白，脚下一双布鞋沾着尘土，神情落拓，仿佛刚从城外步行而来。他挟着一个布包袱，行至借阅台前，小心翼翼地将一张写满字迹的折皱纸单，递了进去，欲借阅一批善本古籍。

负责古籍管理的事务员接过纸单，细看之下，不由一惊。那上面列着的，皆是寻常人终生难窥一面的珍宝——宋刻《资治通鉴》残卷、明版《文选》，以及诸多佛经注疏与敦煌遗书影印本。这些书价值不菲，便是本校教授借阅，亦须循例报备。事务员打量了一眼这位衣着简朴的老者，例行公事地请他出示北大借书证。老者平静地摇头，自称是清华大学教授，并无北大证件。事务员闻言，便以图书馆长新近易人、善本外借权责未明为由，婉言谢绝了这位不速之客。老者并未争辩，只默默收回那张书单，重新包入包袱，转身离去，背影消失在门外萧瑟的秋风里。

书单如灯

□ 江舟

阅览室一角，有位年轻人将这一幕看在眼里。他叫金克木，是图书馆里新来的小职员，因生活困窘无处安身，经人介绍才谋得这份整理书架的差事。他初来北平，衣衫单薄，租住一间破旧小屋，每日薪水仅够糊口，却好读书，常在工作之余偷闲翻阅架上书籍。方才那位老先生被拒后，旁边有学生窃窃私语，道出“陈寅恪”三字。金克木心头一震——这名字他是久仰的，清华园内鼎鼎大名的教授，学问如海，竟是这样一个旧日衫布鞋、不修边幅的老人，且被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如此轻易地拒之门外。

金克木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触动，忙走到那位事务员跟前，讨询了那张借书单中的书名。从此以后，每有闲暇，他便按图索骥，循着那些书目，一本一本地从书库里寻来研读。有些书他闻所未闻，有些文字艰涩难懂，但他硬是咬牙啃了下去，遇到不解之处，便反复揣摩，或请教馆中前辈。他仿佛一个偷偷跟在名师身后的旁听生，凭着这张书目，摸到了学问的门径。

多年以后，金克木已从当年那个穷困潦倒的小职员，成长为著名的文学家与翻译家。他在回忆文章中屡次提及那个秋日的午后，言辞间充满感念。他说，那时自己不过是个失学的青年，无缘清华园聆听陈先生讲学，却因这一张借书单，受了一次无言而深刻的教诲。那一书单上的典籍，成了他真正的大学课程，引他走上治学之路。一张未能借出的书单，一位素不相识的教授，便这样悄然改变了一位青年的命运。

而那位穿旧长衫的老人，那日走出北大红楼后，大约又抱着布包袱，一路风尘地走回了清华园。他或许永远不会知道，在他身后，有一个年轻人捡起了他留下的那串书名，当作灯火，在茫茫海中摸索前行，终也成为了一位学问大家。那一张借书单，虽只是一瞬间的错过，却成就了一段薪火相传的佳话。这便是读书种子，不择地而生，亦不以言语传授，只在“一借一还”之间，悄然落地，生根发芽，终成参天大树。

